

九州
方陣

情人节
的
舞会

赵凝著



628

情人节的
舞会

赵
凝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人节的舞会/赵凝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7

(九州方阵丛书)

ISBN 7-5063-1220-4

I. 情… II. 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8233 号

情人节的舞会

作者: 赵 凝

责任编辑: 姜 琳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90 千

印张: 8.5

插页: 2

印数: 001-8000

版次: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220-4/I·1208

定价: 13.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千 纸 鹤

芭蕾舞	3
最后一页碎片	5
回声	7
话说男人	8
书这种东西	11
请客	13
稳坐家中	15
酒吧感觉	17
黑白人生	19
千纸鹤	22
纸衣	24
过新年	27
遭遇假货	29
字帖推销员	32
关于旅行	34
家住桃花源	36
女作家与男骗子	40
大口大口吃皮衣	43

手 语

燃烧的向日葵	49
女人如水	56
心的祈祷	63
木壳收音机	71
手语	74
看戏	75
回到梦露那个时代	77
坐在墙头听坝	79
这样的夜晚	81
木制婚姻	83
老太太买崔健	85
给医生做女儿	90
玉米人	93
鹿儿和她的“分房合作社”	95
老蒋在夕阳下	99
红娘难做	101
淑女味道	104
面的车间	106
正中靶心	109
爱情快餐	110
秘密抽屉	111
在雨中	113
一百零一次爱情的结局	114

放纵心跳

蜜月列车向南	119
用萨克斯管吹《回家》	121
编织爱情与洁白	124
懒得管钱	127
爱情不是速食面	129
月亮与太阳的距离	131
心理陷阱	134
给夏天来点爆炸	136
礼物	138
我的剪贴簿	140
旧衣难舍	142
话说名牌	143
与“坏”男孩为伍	145
放纵心跳	147
时装像小说,玩飘	149
婚外结局	151
买他个一见钟情	154
那只黑蝴蝶	156

走出情人谷

走出情人谷	161
我的女读者含眉	163
爱情彭恰恰	166
闲话爸妈	168
美女不近视	170

自由：可爱又可怕	173
都市秧歌	175
想要一间谈天吧	177
情人节的舞会	178
每天一个新太太	183
街上流行粗跟鞋	186
所谓玉手	190
男兵与女兵	193
打磨柔情蜜意	197
没事儿呼我	201

紫 花 伞

掰下一片月芽儿	207
一千件跳舞衣	210
流浪者酒吧	213
心形黛玉	215
紫花伞	219
顶链	221
吉它	225
快餐店里的爱情故事	227
眨眼睛的圣诞树	230
用一生去等一个吻	234
帅帅的伟人梦	243
红粉佳人俱乐部	247
竹骨风筝	250
月亮上也会下雪吗？	254
星星锁	256
恋爱是一架彩虹滑梯	258

千

紙

鶴

芭 蕾 心

我常想像指尖在琴键上跳舞的我，拥有着怎样一颗像芭蕾般旋转着的心脏。那是一段午后时光，我坐在琴凳旁，先试了一两个音符，然后如行云流水般地弹奏起来。

我一页一页地翻动着厚重的琴谱，我听到我指尖流出的声音，我把它们聚拢了，又舒展开来，一会儿把它们压得低低的，一会儿又把它们扬得高高的。那重重叠叠、错落有致的声音，象浪一般涌过来，又退回去。我无法捕捉到它们，但又确实曾经拥有过那种浮在空气中、能够在人心这片可大可小的空间里流来流去的东西，许多年以后，我知道那叫音乐。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敢走近那架钢琴。月光很淡，映在深棕的钢琴上，演变成一抹灰蓝的色泽。用手抚一抚光洁的琴面，象在抚摸一种相当久远的记忆。我知道我从未弹出过一个象样的音符，第一次陪家中的小宝宝去上钢琴课，我才知道了“中央C”的位置——那是一个连四岁小孩都一目了然的“1”。

我常在静静的傍晚靠在门边看儿子练琴。看他那小小的背影坐在一张硕大的琴凳上，反反复复练习着同样一支曲子。在儿子那爬满小蝌蚪的琴谱前，我常显出一脸茫然。第一次体会了做“文盲”的滋味，夜晚偷偷拿起儿子“拜厄教程”来细看，越发觉得那里面书写的不是一种声音和曲调，而是一种我们所不曾拥有过的东西。

我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喝着苦咖啡等待那些灵感的来临。

在我的第一本书出世之后，我忽然想到五线谱。也许生命会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但我选择了其中最寂寞的一种。

我系着围裙在洗碗的间隙里去听儿子弹琴，每回总是靠在门框上，屏住呼吸。那个坐在琴凳上的小人儿，忙中偷闲瞥我一眼，然后好象卖弄似地越弹越快了。我的心仿佛是在那种叫做钢琴的乐器所发出的声音里沾了一沾，然后就愉快的去洗碗了。擦干手背回到我的书房里，每晚的写作都是在这清脆的琴声里开始的。

其实，生活本身是无法选择的，就象我们无法选择童年所处的时代。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拥有一颗像芭蕾般旋转着的心脏，并不妨碍我们的指尖在琴键上跳舞。

经历了太久的灰色年代，童年的眼睛仿佛被蒙了布。我近乎于有些偏执的写作欲和创造欲，支撑着我手中的笔在纸面上拼命追逐着脑子里的文字，这大概是源于童年的那块布被揭开，我拼命地想说想唱想在我的王国里自由舞蹈。在我们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们的头脑被大片地荒芜了，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日后的想象力和创作力。在那长长的、沙漠般枯燥的日子里，我的头脑和天空都被幻境中的“钢琴”和“芭蕾”填得满满的，以至于长成少女后第一次去看芭蕾舞，心中竟涌起莫名的羞涩，好象一件相思太久的东西终于到手了，却又不好意思要了似的。记得那天穿得很漂亮，头上还扎了蝴蝶型的缎带，我试着让裙摆转出优雅的弧线来，我心里明白我们已经结束了一个时代。

在被八个“样板戏”和反反复复的《地道战》所充斥的时空里，我们不敢奢望钢琴那样美妙的东西。我们所拥有的是一段被扭曲了的童年，这种扭曲，心被挖成大大的空洞，需要用想象来填补空白。我常在晴朗的午后一个人坐在琴凳上发呆，想像着指尖在琴键上跳舞的模样，想像着如瀑的音符在空气中奔涌流淌。

我静静地坐在漩窝的中央，聆听这一切，感受着许多年前的梦想。

钢琴上摆着一把满天星和一本装潢精美的散文集。那是我写的书。我虽然弹奏不出一个象样的音符，但我毕竟拥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书固然并不重要，但书和钢琴同样属于盛载梦的容器。说到底女人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心灵的狂舞。

我翻开我的散文集，放在钢琴的谱台上，然后用单指一个音一个音地往下按，终于觉得离儿时听惯了的“样板戏”的锣鼓和“地道战”里的枪声越来越远了。

最后一页碎片

张爱玲的散文，是那种信手拈来式的作派。她是那种看到什么都有感觉的女人，看到书写书，看到画写画，看完戏就写《散戏》。给一本书写再版的序，她就东拉西扯地乱说上几句，好像什么也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她的东西就是这样，所以她的书叫做《流言》和《传奇》。

多么简单的事到了她那里必定琐屑、细碎、纠缠缠地像永远不会完。我倒并不觉得她那一两句常常被人引用的“生命是一件华美的袍……”的名言有多么地好，好多东西一断章取义就别有另外一层意思了。

我最初读到张爱玲是一九九四年夏天在北京王府井书店。

那时位于王府井街口的老店还没有拆，我站在众多架电风扇呼呼啦啦吹起的龙卷风里翻找自己喜爱的书。那时，我的书还没出版，我一边在一大排女作家写的书里流连一边暗自打算：“等到有一天，我的书也要出现在这家书店。”可是等到两年后我真的出了书，那家全国最大的书店已经被拆毁了。我不知道王府井书店现在搬到哪儿去了。朋友打电话来，说在那里看到我的新书。

现在想来我手头的这本张爱玲的“畸情小说”可能是在王府井那家大书店里买到的最后一本书了。那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做的“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每一本都很薄，淡黄或者浅米色封面，其中有巴金的“域外小说”，老舍的“幽默小说”，张天翼的“讽刺小说”，沙汀的“乡镇小说”，施蛰存的“心理小说”等。每一本都让人爱不释手。我不是那种特别舍不得自己掏钱买书的人，最好是等着有人送。挑来挑去我挑中这套书中的两本，一本张爱玲一本老舍，余下那几本就等着过生日或者什么不相干的节日开下单子让朋友送礼了。

一想起张爱玲的这本小说是我在王府井书店所购到的最后一本书了，心底不禁滑出这样的句子，“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是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言中说过的话，转眼就成为现实了。几个月之后，王府井书店就被拆掉了。那年冬天最冷的一个早晨，我起了个大早赶去书店看最后一眼，那座墙皮剥落的书店几乎已经被搬空了，空洞的玻璃橱窗像挖去瞳仁的眼睛，玻璃上那行红字已落满灰尘：“让我们共有一个联想——北京——王府井——东方文化——世界精华”，现在我用打字机打出这行字时，眼眶里再一次漫过泪水。张爱玲这本书，成为那个书店留在我手里的最后一页碎片。

回 声

三毛是对我们这代人影响较深的一个女人。那阵子三毛的书在大学里几乎是人手一本,我还记得我们大学毕业那年扔掉的是教科书,带走的是几本薄薄的三毛。

三毛的影响力直到现在还依稀可见。有不少女人自觉不自觉地仍在模仿她,比如说三毛抽烟,三毛喜欢旅行,三毛不生小孩。最近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不知是真是假),那个作者说三毛的丈夫荷西其实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物,是三毛虚构出来的。这使我想起了在大学里,流传着有关荷西隐肖像的事。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三毛的作品,友谊出版公司出的那本暗红色的《撒哈拉的故事》,封面是那样美丽而简单,白色的方方正正几个大字“撒哈拉的故事”,左上角是简简单单的“三毛”二字,别的什么也没有了。里面有一帧三毛的照片,是梳双辫坐在地上的一张像,背后有一些水粉画。开始觉得她并不好看,但看完这本书我就觉得三毛就该是这个样子了。

关于三毛的这张照片,有一个神秘的传说,那就是三毛的这张照片后面有一幅暗藏着的荷西的隐肖像。我们都信以为真,拿着三毛的照片对着太阳光一次次地张望,那个若隐若现的荷西、那个大胡子的荷西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在三毛去世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听到荷西是个虚构人物的传说,那个可爱的荷西,就永远成了像片中的隐形人。

不管三毛的故事是真是假,三毛毕竟影响了许多人。昨天我

收到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黄信鸿朋友的来信，他在信中谈起三毛，也谈起我的书。他说：“今生第一次写信给陌生人，而且是文人。只因一篇文章而令我如此冲动的，今生唯你赵凝一个。我想，或许我是感叹无法在三毛生前结识她，而今日我却想结识你的吧。”我理解他的心情，因为我爱三毛。

三毛死后，我曾经在地铁里多次看到过一本有关三毛的书，那是一本很厚的书，书名叫做《三毛最后的恋情》。每回看到这本书，我的心都不由得要痛一下。书封面上的三毛已经苍老，她坐在地上，穿着三毛式的凌乱服装，头发已变得稀薄，肢体语言已变得异常疲惫，可神情依旧是那样倔强那样挺傲！

在人来人往的地铁车站，三毛静静地躺在一个角落里。每回有车开过来或者开过去，三毛都被翻动一下。地铁站的灯光苍白中略带一点幽蓝，地铁站里的人群时儿拥挤时儿冷清。三毛的死是一种姿态，一个手势，是她和世界最后一次对话，一个优美的完结。

生命中最响亮的回声，是肉体 and 死亡相撞。三毛的英文笔名，就叫“回声”。

话说男人

前天看了一部名叫《舞厅》的法国电影，是无对白的，从头到尾不说话，我们礼堂的音响又有些问题，把原本可能很震撼人心

灵的立体声变得扁趴趴的，还时常出现一两声吱吱的怪叫，好像有人在用铁饭勺刮锅底，刮得许多人纷纷退场，我暗中替他们惋惜，因为那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部法国电影。

这部电影几乎没什么情节，地点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那个舞厅，也没有什么男主角女主角，只是用变换年代的方法来表现法国历史，大概是从三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末这段，舞厅像个大舞台一样的让形形色色的人物上来表演，戏中的男人大都是略微有些脸谱化了的典型人物，但归类归得异常准确精彩，虽是不同国籍，倒很像我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一些人物。

有一种男人是最让人不能容忍的，那就是“墙头草式”的男人。他们永远没有自己的主张，无论是学术上还是生活上。他们总是见机行事，凡事总带有趁机捞一把的心态，谁对自己有利就无原则地吹捧谁，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说过的话跟放出的屁一样，三分钟不到就烟消云散了。见了女人就夸人家漂亮，见了长者就考虑这个人是否有用，见了孩子自然要说“这小家伙逗着呢”，其实他心里一点也不喜欢，因为那小孩子正往他脸上吐唾沫呢。他们自以为聪明过人，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曲意奉迎，溜须拍马，晚上钻进被窝闭上眼睛想一想，这一整天没说一句真话。这种人一般来说都是怀有野心的人，一心一意想爬到某个位置的人，他们苦心钻营，为了达到目的可以自己打自己嘴巴。忽儿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楚楚可怜，忽儿又欲望大膨胀，把自己吹嘘成旗手或者大师。这种男人通常是浮躁的男人，也是一事无成的男人。

另一类男人是过分地自谦和谨慎，是“探地雷式”的男人。这类男人或多或少有些神经质，他们一天到晚紧张兮兮生怕自己说错了话得罪了人，他们天生胆小怕事，舞会上从来不敢请陌生女人跳舞，生怕遭到拒绝自尊心受不了，他们在事情还没干之前

总是首先就想到失败。这样底气不足的男人，往往是想东想西想得多做得少的人。他们走在马路上怕被汽车撞着，站在电梯里担心停电，一会儿找不见自己的女友就起了疑心，抽烟怕着火，过桥洞怕桥洞塌下来，乘飞机怕飞机掉下来，坐火车怕火车出轨，呆在家里哪儿也不去最安全了吧，可他又担心最近会不会地震，鸡叫狗跳墙，他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第三种男人差不多每个办公室里都“平均分配”着这样一位，那就是爱吹牛的男人。爱吹牛的男人似乎比爱吹牛的女人要多得多。女人吹牛大不了夸张一下自己皮鞋的价格，二百块的说成三百，以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男人吹起牛来却是海阔天空，从“家族史”编到“现代史”，祖上不是皇族至少也该是当地一名门望族，反正百家姓里的姓就这么多，你可以尽情联想任意发挥，总能套上那么一个两个的。现代故事就更好编了，看到别人有摩托车，就说谁谁谁那天要送我一辆我都没要，那玩艺不安全还是骑自行车好。又看到别人有汽车，就说切诺基算什么我要买车就得一步到位最起码也得是奔驰 500。看到别人写小说就说他经历的事还没我经历的十分之一多呢，我就是懒得写就是了。言外之意他老兄只要一拿起笔杆子来全中国的作家都得讨饭去了。看到别人演电影得百花奖就更不服气了，直眉瞪眼地说，就他那种模样还能当演员？他总是吹嘘自己如何如何有钱，可一到饭局“轮流做桩”他就装小撒娇管所有女的都叫“姐”叫得人家都不好意思跟他计较，草草替他付了钱他倒又冒充起梁山好汉来：“这回吃得 not 怎么样，下回我请你们上个好馆子。”

至于下回，一听说有人还记着让他请客，他早就把脖子一缩找一沓晃躲着，关掉呼机对外界声称：“本人已到山西出差去了。”